



新拍案惊奇②

目录:

- 军 妓
- 水晶石
- 疯女，把枪口对准……



新拍案惊奇

(二)

本社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济南

新拍案惊奇

(二)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204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203

ISBN 7—5329—0156—4/I·134

定价 2.65 元

前 言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筹备，《新拍案惊奇》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套丛书之第一辑已初步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新拍案惊奇》丛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旨在发展、繁荣中国通俗文学创作事业，为广大通俗文学爱好者辟一阅读的芳草地；她主张传奇而不离奇，通俗而不庸俗，提倡在中国文学传统基础上，进行批判地继承、大胆地创新，使作品具有读者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是她的追求。

《新拍案惊奇》丛书以发表可读性较强的现代小说、章回小说、演义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有故事性的通俗文艺形式，如评书、弹词等；以中篇为主，兼顾长篇、短篇；以选载全国各报刊杂志所刊优秀通俗文学作品为主，同时兼发优秀传奇小说新作；既有中国气派的创作佳作，也有外国通俗文学作家的小说精品；体裁不限，形式活泼，风格多样，题材广泛。象古之《拍案惊奇》一样，她希望自己成为广大读者爱不释卷的亲密朋友。

《新拍案惊奇》丛书将陆续分辑与读者见面，恳切希望广大读者热情推荐佳作精品，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将根据同志们的意见和要求，做好编辑工作，不断提高丛书的质量；向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鉴于读者的需求情况，丛书之第一辑不久即将重版，在此
谨向热心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1988. 1.

目 录

前 言

长篇传奇小说

军 妓

罗石贤

中卷 飞镖乔姐

下卷 东方圣女

《军妓》是一部史诗性长篇传奇小说。《新拍案惊奇》（1）全文转载了其上卷《云梦江子》。写日本女大学生云梦江子以及小雪子、熊谷良子等一批妇女，在日寇侵华战争中，作为日寇发泄兽欲的工具——军妓被送到湖南岳阳。驻岳日军司令官谷野次郎残害中日妇女的兽行从反面唤醒了云梦江子的良知。在抗日女杰“飞镖乔姐”欲设计诱杀谷野不成而遇险的生死关头，云梦江子毅然搭救了乔姐。

其中卷和下卷写三次湘北战役后，日军已步步陷入失败的泥沼。军妓在战乱中被游击队俘虏，继而又被土匪劫去，险些被奸淫，最后幸被乔姐率女兵拼死救出。辗转复辗转，小雪子在新四军根据地抗日献身；熊谷良子受不了结发丈夫的残酷蹂躏、淫虐，愤而投湖自杀，被游击队政委郭鹏搭救。郭鹏与乔姐在战火中结为夫妻，胜利后却把妻子投入监狱；云梦江子也用自己的足迹在谱写着新的传奇……

小说惊险跌宕，撼人心魄，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日两国重归友好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中篇侦破小说

水晶石奇案

牛元光

鬼见愁村石匠石老头意外地得到了一块半人高、磨盘粗细的超级水晶石，足可卖个大价钱。石老头的独生女儿石竹秀和未婚夫黄晓耕兴奋地搂在一起设计排场结婚的蓝图。正当二人进入“忘我境界”之时，好梦被破鞋女人吴桂花搅散。吴本欲以色相勾引黄晓耕，见此景，便以披露二人的“奸情”相要挟，要石、黄贱价卖出“水晶王”。黄愤而出走，不久，石竹秀、吴桂花双双被杀、碎尸，“水晶王”不翼而飞，那么，究竟谁是杀人凶手？谁是窃贼？我机智勇敢的公安干警拨开重重迷雾，终于捉住了狐狸的尾巴……

章回小说

吝啬鬼娶妻

周 策

德林南货店老板马德林是远近闻名的吝啬鬼，中年丧妻之后，乘美貌少妇杨玉英“丧”夫之难，巧娶玉英为妻，但他最终还是失钱丢色，吝啬反被吝啬误……

长篇传奇小说

军 妓

罗 石 贤

小说《军妓·上卷〈云梦江子〉》所描写的故事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对亿万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戮，也把千万日本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日本女大学生云梦江子以及小雪子、熊谷良子等一批妇女，在日寇侵华战争中，作为日寇发泄兽欲的工具——军妓被送到湖南岳阳。驻岳日军司令官谷野次郎残害中日妇女的兽行从反面唤醒了云梦江子的良知。在抗日女杰“飞镖乔姐”欲设计诱杀谷野不成而遇险的生死关头，云梦江子毅然搭救了乔姐……

中卷 飞镖乔姐

一 单 骑 脱 险

湖北山区的古道上，一匹火焰似的枣红马，象一团火球，一颗流星狂奔疾驰而来。钉了铁掌子的马蹄，敲打的高低不平的古道石板上，嘚嘚嘚嘚，如飓风刮来的一泼暴雨。马背上没

有鞍鞯，身穿日本和服的中国姑娘，光凭两条腿夹住马肚子，还不时回过头，用那支日本左轮手枪向后面射击！

后面十几辆日军宪兵的摩托，嗡嗡嗡油门加到了最大挡，紧追不舍。乒乒乓乓的枪声似炒爆花豆，带着滋滋哨音的流弹，从马背的两侧和姑娘的头顶飞过。山坡上的松树枝断桠裂，松针纷纷坠落，一只只寒鸦哀鸣着，象黑箭向山外射去。荒凉幽寂的山谷，骤然被轰隆隆的摩托声、枪弹声、马蹄声，搅得翻天覆地，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鏖战！

在中国祖祖辈辈的脚板踏出深陷的脚窝的青石古道上，摩托的颠簸摇晃比奔马还要剧烈，难于发挥威力。眼看快要追上的摩托，又拉开了一段距离。中国姑娘两腿象马鞭紧紧抽打着马肚子，身子象水蛭“吸”在马背上，人和马浑然一体，穿过飞蝗也似的流弹，冲上了一座山坳。山坳那边是开阔的平原，一条闪烁着波光的河流，如弯弯曲曲的白练横陈在前面。下山去到了开阔地只有死路一条。回头之间，姑娘猛见左胳膊挂了花，血流如注！包扎没有时间，不包扎血流不止也很危险。慌乱间姑娘拨转马头，沿山梁上的一条茅封草长的小径，朝林莽中落荒而去……

这个身穿和服的中国姑娘，便是名扬八百里洞庭的抗日女游击队队长“飞镖乔姐”。她化装成渔女潜入岳阳城，原想刺杀吃人魔鬼谷野次郎，结果却误杀了谷野的保镖而身陷魔窟。幸而得到日本军妓云梦江子的帮助，穿上和服，再次乔装打扮，才脱离险境。在康王落马桥哨卡，撞上巡哨的日本宪兵，她不得不开枪击毙拦路的敌兵而暴露了身分。近午时分，便有一支宪兵摩托队跟踪追击，象条毒蛇紧紧咬住不放。她钻幽谷越丘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摆脱“尾巴”，眼下已是日头落山时节，一整天马未进料人没下地，饥肠辘辘，人

困马乏，人汗湿透了衣衫，马汗渍湿了皮毛。在树林深处一块草地上她勒住马，跳下马背。她的五脏六腑仿佛被烈火烧枯了，喉头似乎冒出一股焦烟，嘴唇干裂了血口。马停下来并不啃草，找了个积水坑埋下头去喝水。她跟马分享了几捧带着土腥味的积水，退下左胳膊的袖筒，扯下和服的垂带包扎伤口。子弹穿过左胳膊外侧的三角肌，幸得没击碎骨头。她手口并用刚刚扎紧伤口，树林里猛地又响起嗡嗡的摩托车声。她知道敌人沿着山径小路追进树林来了，顾不得喝足水的枣红马刚啃了几把草，她便把左边的袖筒往腰上一挽，又跳上马背，两腿一夹，缰绳一抖，继续朝前面的树林奔去。山梁的前面已是缓坡，树林突然低矮下去，透过树梢可见山下又是开阔的旷野。这时从她的后面和左面都传来呼啸的摩托车声，俨然整座山林都被追击的摩托车队包围了。后退决无生路，她只得纵马由缰朝缓坡下冲去！

冲出最后一片树林，那条绕山脚而来的青石板古道又出现在眼前。糟了，古道上的摩托车队离她不到一箭之遥，她眼疾手快连发几枪，前面一辆摩托撞着山坳，人仰车翻横在路上。然而山坡上的摩托却象疯狗猛冲下来，子弹又在她头顶上呼叫。她只得横下一条心，策马朝伸向平原的古道奔去。古道突然变成了宽阔平坦的土路，在这样的路上，即使是关云长的赤兔马，也无论如何是跑不过机动车的。后面的车队越追越近，乱飞乱窜的子弹又擦伤了她的什么地方，她只觉得什么地方烙铁烫了一般一阵灼热，随后便粘糊糊的。她顾不了包扎伤口，顾不上回头看，死死揪住马鬃，紧趴在马背上，不使自己坠落下来。烈马狂奔着冲过一道沙丘，突然一条宽阔的大河横在眼前！

这就是她在山坳上看到的那条曲折长河。入冬水枯，河心

里架着一座矮塌塌的木桥。木桥两头设有岗亭。她的马刚要冲上木桥，从岗亭里冲出四五个身穿黑制服、手端“三八”大盖的“黑乌鸦”伪兵，一齐把她拦住！面对一排明晃晃的刺刀，马长嘶一声，猛地竖立起来，几乎把她甩下马背。她想：完了！定定神急着要开枪，“左轮”里却没有了子弹。那几个“黑乌鸦”大概看清她是个女人，而且身穿和服，一时摸头不知脑地愣住了。趁烈马横过身子前腿落地，她一把夺过一名伪兵手里的“三八”大盖，一下子撂倒了两个“黑乌鸦”，侧过身来对付已近在咫尺的摩托上的日本宪兵。前面的摩托在河滩上横七竖八停住了，有的鬼子还跳下车哇啦哇啦朝岗亭奔来。他们预料保安队一定会帮皇军活捉住“逃犯”，却不想迎着他们的是一排子弹。

被子弹的呼啸激疯了骏马，载着飞镖乔姐沿河滩朝下游奔去。日军摩托车队拉开成扇面在沙滩上继续追赶。摩托在沙滩上无法施展威力，被拚命疾驰的疯马甩开了一段距离。但是，现在的子弹从多角度集中于一个目标，飞镖乔姐再也无力还击了。她的一条腿已经麻木，挽在腰上的袖筒已经松散，张满了风的和服翻飞上来，卷在右胳膊上象面旗帜呼啦啦飘扬。她听得见流弹撕裂布面的声音。她干脆抬起右胳膊把破碎的“旗帜”甩脱，一心一意横枪夹腿伏在马背上，信马狂奔，把命交付给胯下通灵的坐骑！

日头早已落山，血红的天空，变成一片桔黄，渐渐黯淡，凝重；辽阔的河滩旷野缓缓升腾起一层迷茫的暮霭。千万只水鸭子被枪声惊起，在迷茫的暮色中象蝙蝠乱飞乱窜。一座黑魑魑的山嘴挡住去路，河道在这里绕了个急弯。沙滩越走越窄，最后被哗哗的流水吞噬。坐骑陡然压下疾驰的脚步，正准备往绕



045078

过山嘴的一条小路跑去，蓦地山嘴的岩石后面，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枪声。飞镖乔姐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一颗心怦怦乱跳。后面的鬼子尚未甩脱，要是再碰上见国军打国军，见鬼子打鬼子，见游击队打游击队的土匪，她这条捡来的小命可就丢得太不值了！她正想强支起身子看个究竟，没料想刚冲下山崖的几十个乡民打扮的人中间，发出一阵欢呼：

“啊！是飞镖乔姐！”

“是乔姐，飞镖乔姐！”

“没你的事！快走，我们等在这里打伏击，专接送上门的小鬼子！”

她惊诧万分。那为首的高头大个，竟是跟沦陷前的岳阳专署专员王翦波有点瓜葛的抗日游击队头目胡春台。她的“飞镖队”跟胡春台有过几次“合作”，胡部游击队员当然认识她。胡春台率领部下朝河滩冲去，已经跟追到了眼前的日军宪兵摩托队接上了火。在一片煮粥似的枪弹、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她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眼前一黑，晕倒在马背上……

通灵的坐骑，载着失去了知觉的飞镖乔姐，沿着山边小路，朝暮色笼罩的幽深峡谷走去。马的肚皮和臀部多处“挂彩”，殷红的鲜血，零零落落滴在山路上。浑身湿透了的枣红马鼻子喷着粗气，大张着嘴，高昂着头，仿佛要仰天长啸——然而它发不出声音，它的气血衰竭了，嗓门嘶哑了，钉着铁掌的蹄脚明显地缓慢下来，缓慢下来……然而它还是走着，走着，走着……

它走向黑夜，走向密林。

它终于在一个不知名的山坡上倒下了，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黑暗吞噬了一切，黑夜抚摸着已经脱险的姑娘——她仍然

昏迷不醒。

二 麻布大山奇遇

半夜时分，一场冷雨把飞镖乔姐浇醒。伤口被生雨一淋，象刀割一般地疼痛，左边的腿和胳膊，有一种烧心的灼热感。唯独有了疼痛和知觉，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死，而且四肢还属于她，并没有丢掉什么。一种生的欢欣涌上心头。她仰起脸，让雨水湿润她枯裂的嘴唇，流进象烟筒烘烘冒火的喉管。她蓦地想起了白天的经历：轰响的摩托，飞鸣的枪弹，和她胯下的坐骑……

“那匹把我从阎罗殿驮出来的枣红马哪去了呢？”她下意识地伸出手在黑暗中乱摸。地上铺着层厚棉垫一般松软滑溜的松针，雨水在松针下潺潺地流淌。是个斜坡。她的手触到了僵硬的毛皮。那是枣红马！是她的恩人，朋友！她想站起来朝朋友扑去，然而左腿不听使唤，一个趔趄，身子沉重地栽倒在朋友的肚皮上。朋友早死了，毛皮上结着血痂。她抚着朋友的鬃毛、脑袋和长长的脸，她流泪了……

她两手抓扒着松针，把斜坡上紫红色的松针——凭经验她知道是紫红色的，一把一把扒过来，掩埋了她的朋友。冷雨渐渐停歇了，夜空中露出一颗又一颗星星，似少女羞涩的眼睛，一眨一眨的。林中透进一片淡蓝色的静谧的月光，好象梦幻中的幽冥世界，她陡然感到一阵忍耐不住的寒冷和饥饿。还是早晨在云梦江子那儿吃过东西，身上本来就只穿一单一夹两层薄薄的衣服，现在被雨水湿透，山林里寒气加重，身子里里外外都仿佛有无数牙齿在咬嚼她……为了找到点什么吃的，找到个

避避夜风的岩穴，她必须尽快离开这地方。左轮手枪还在她腰带上的枪套里，那支从“黑乌鸦”伪兵手里夺来的“三八”大盖呢？哦，甩到了枣红马的那一边。她攀着树干站立起来，一步一挪挨过去，从地上抓住那支“三八”大盖长枪。现在“三八”大盖成了她的拐杖。最后一次深情地望了一眼朋友火红的坟茔，她拄着“三八”大盖一跛一跛朝坡岭上走去。

松树林子没有了，前面的茅草和灌木丛中，不时有小野兽嗖地一声，象蛇一般窜了过去。落了叶的高大杂树林子上，不知名的夜鸟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她实在走不动了，便把“三八”大盖斜挎在右膀子上，用右腿右手着地往前爬行。爬得浑身发热，也没碰上能够果腹的野果子或野菜。茅草枯黄，灌木的叶片象老妇干瘪的乳房，没有一点浆汁。月亮倒象个刚出锅的油饼，可惜高高地挂在天上，渐渐被蚌壳色的云块吞噬。眼看就要爬上山顶，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伤痛，她又一次昏迷过去……

“黑乌鸦”伪兵和头戴钢盔的鬼子，趁着月色摸上山来了。带路的是城陵矶有名的土匪汉奸任屠夫。这是个杀猪佬出身的地头蛇。她在城陵矶街头跟师傅卖艺的时候，就跟他交过手，烧成灰也认识。桂花园和下街妓院里所有的女子，几乎都被他坑害过，他还兼做贩卖女子的生意。这家伙今晚带着东洋鬼子搜山来了？专为抓她而来？茅草山坡的那一边，传出一片野人般的怪笑和凄惨的哭叫声。她不知道，在这茅封草长的山坡上，同时还躲藏着那么多从小镇上逃出来的女子。躲在半山坡上的，一个一个都被“黑乌鸦”和鬼子抓住了。有的就在草丛里被鬼子糟蹋，有的被伪兵剥掉衣裤，赤条条绑在树干上，再让鬼子去轮番蹂躏……有一个渔家女子打扮的大嫂，被两个红毛野人般呶呶疯笑的鬼子追上山顶来了。她想逃跑，又想去

救助那个大嫂，刚从草丛里站起来，就被两个鬼子中的一个扑倒在地上。她和那个大嫂在草丛里跟鬼子翻滚，搏斗，茅草压平了一大片。终于她气力不支，浑身骨头象散了架，衣裤被豺狼的爪子抓破，撕碎。她象掉进了冰窟窿一样打着寒战，胸脯上象压了座大山，窒息，气闷。不知在愤怒、耻辱的地狱中熬煎了多长时间，魔鬼的气力渐渐衰竭了，她反扑过来，用双手紧紧掐住了魔鬼的脖子。魔鬼在她的胯下挣扎，她拚命掐着，掐着，两条胳膊仿佛就要断裂……

“快！收拾掉快走！”那个大嫂搬了块大石头砸在鬼子额头上，拉着她的手，一同朝寂静无人的山坡另一边冲去。

跑呵，跑呵，跑呵……

她的左腿断掉了，不知落到了什么地方。

她栽倒在地上。渔家大嫂背着她继续朝前跑，翻过一座小山。又是一座小山……

渔家大嫂赤裸裸的，她也赤裸裸的。滑溜溜的汗水，使她和她的身子象泥鳅。大嫂反手端着她的光腚，她还是一个劲往下沉。

“你是谁？”

“叫我铁篙嫂吧，渔家人……”

“我们往哪去？”

“下湖打鬼子，报仇！”

“打得赢鬼子？”

“要集合受害的姐妹，先拉支队伍……”

跑呵跑，跑到山脚下，跑到湖岸边。湖边有条船，船上已经有从山上逃出来的另外几个姐妹。铁篙嫂把她送进船舱，解下缆子便开船。鬼子和伪军追到湖岸边来了。风篷哗啦啦升了上去。

风帆一鼓，船往黑漆漆的湖面上飞去，气得鬼子伪兵乱放枪……

枪声听不到了，风越刮越大，呼呜呜——呼呜呜——风在耳边发出野牛般的吼叫。快船飞过君山，飞出洞庭湖，在高山大海的上空飞过。船上的姐妹们多么欢快呵！彩云从她们船边飘过去，越来越多的姐妹们驾着彩云集合到她们的船上。船上挤着几十人几百人。刚上船的姐妹满身伤痕，有的没有脑袋，乳头上长着眼睛，肚脐愤怒地说话，用手指着船底下——那里是岳阳城，城陵矶，长江大河，作恶多端的鬼子伪兵象米粒般细小。她们掷去飞镖，飞镖象闪电一样，而且要击中哪个鬼子，就能击中哪个鬼子。她们呼喊，叫嚷，天风刮得比洞庭湖的风暴还猛，船在黑暗中触着一座高山，船底轰隆一声象牛口鞭爆炸，炸成了碎片。她抱住一块破碎的船板往下沉，沉向黑暗的深渊，沉入阎罗地狱般的岩穴……

在半昏半醒的状态中挣扎了又挣扎，飞镖乔姐才渐渐清醒过来。清醒了，又还在似梦非梦中寻找她自己：“我还活着吗？”她想，“我在什么地方呢？”从那个悠长可怕的噩梦开始——她被鬼子糟蹋，跟铁篙嫂等姐妹们下湖拉队伍打鬼子，已经过去三四个年头了。从混进岳阳城谋杀谷野次郎，单枪匹马摆脱鬼子摩托队的追击包围到现在，又过去了多少日子呢？她记得最后一次失去知觉，是在天将破晓就要爬上山顶的时候。现在天已经大亮了，她还躺在坡岭上吗？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撑开异常沉重的眼皮。

她惊讶地发现，真如梦境中经历的那样，现在她躺在一个阎罗地狱般的岩洞里。一明一灭的火光映照着洞内的岩壁岩顶，嶙嶙峋峋的怪石巉岩 石钟石乳 在暗影里怒目圆睁，张牙舞爪。如无数牛头马面、恶鬼判官包围着她。她身子下面垫